



## 一個故事

1989 卷 21 期 2

心事

在某一個剛好過了一半的年頭，黑太陽在小島港這地方升起了。小島港 — 從前一個美麗繁榮的地方 — 如今變得人心惶惶。因為大地國總司令羊氏和總務理氏已派遣其親兵三九軍進入小島港，一來整理秩序，二來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四季算賬 — 他們已備有比字典還要厚得多的賬簿，記錄了自八八慘案後小島港人所欠大地國的「賬項」。

三九軍的作戰能力極強，人人手持衝「瘋」槍，還有數以千計的大炮車，浩浩蕩蕩操進了小島港的範圍。隨即，他們受到頑強但毫無殺傷力的抵抗 — 數以萬計的小島港人湧到他們的前面，手拉手築成血肉城牆，結果……。

就在這緊張的時刻，小島大學醫院幾乎空無一人，因為大部份人都去了醫院協助搶救傷者，剩下來就只有一羣人在一間房內，他們就是醫學院雜誌啓國的編委們。

啓國總編明向一羣啓國人說：「大家要盡快燒掉餘下的啓國，否則會連累歷年的編委，甚至投稿人。大家先燒以往的吧！然後才燒我們這幾期，因為有可能來不及燒的，大家不介意嗎？」

其他人都高聲稱是，但有一個人卻默不作聲。他們就把一本本的雜誌在火盆內燃燒起來，煙徐徐上升，雲忍不住流下淚來，旁邊的人沒有開解雲，因為哭一場也許對雲會舒服一點。

這時，收音機傳來了一段報導：「三九軍已經衝過了重重阻礙，直迫他們第一個目的地 — 郊外大學。另外郊外大學學生會宣佈要誓死護校，羣情洶湧。」

突然，沉默的丁由康大聲叫着：「沒希望了，沒希望了，我們一定死了，我們辦這些愛自由、愛民主的刊物 — 他們會好好對付我們的！」

兆昌淡淡地說：「康，冷靜點。我們不是已經燒着啓國，毀滅証據

嗎？他們未必知道我們幹了什麼的。」

康激動地說：「沒用的！沒用的！啓國很多人都有，他們一定有的，一定有呀！」

原來，自八八慘案後，當時的編委便把他們的雜誌易名啓國，發表自由、民主和救國的言論，從此啓國便廣泛流傳起來了。

明說：「康，不要驚慌，難道你忘了師兄們要將這本雜誌改名爲啓國的原因嗎？他們有偉大的理想，要利用啓國來啓發國民愛民主、愛自由。這也是我的理想，你的理想，大家的理想，大家搞啓國的原因，你忘記了嗎？康，要堅強呀！」

康冷冷苦笑道：「理想？我沒有，是你們給我的，我只是跟風盲從。無疑，這的確是多麼偉大的理想啊！行起路來也挺神氣、挺威風。但現在如何？其他地方——甚至雙十字國也不理我們，我們只有死路一條，我不想死！」

康迅速地從書包裏取出一件閃亮的東西，原來是一枝衝「瘋」槍，指嚇着他們。

兆昌驚奇的問：「你怎會有槍呢？這種槍是——」

「是三九軍的。」康搶着說，「這是他們的技倆，他們把這些擲給市民，作爲鎮壓的藉口，我就拿了一枝。」

強問：「你想怎樣？」

「我想怎樣？」康奸笑着，「明除了是啓國的主編，還是小島港高校自治聯會領袖，若把他送去三九軍，我一定能將功補過的。」

強聽了很憤怒，衝前想和康搏鬥，突然，砰！強的肩膊中槍，跌低了。

「不要反抗，否則不要怪我手下無情。」

這時，強和昌正想再動手反抗，千鈞一髮之際，明又開聲了。

「不要輕舉妄動，還當我是老編，是好朋友的你便不要輕舉妄動。」

明定一定，冷靜地說：「『民不畏死，何以以死懼之』，強和昌，我知你們不怕死，我也不怕，但是要我們死在曾經一起衝書，一起寫稿出啓國，一起互訴理想的朋友手上，我實在很痛心，要是這樣，我寧可死在禽獸手上，這還痛快得多呢！是嗎？何況我們這樣死去，便不能爲康洗脫罪名，他不仁，我們不能不義，而且他的偉大理想是我們給他的，亦即是我們陷害他叛國，反革命。我實在過意不去，所以我願意跟他去，作爲對他的一點補償，反正我也料到自己會死在豺狼之口，然而我萬料不到竟是我的好朋友送我去死呢！」

明的一番話，令強和昌原本緊握的拳頭也鬆開了，眼角含着淚光，雲的眼淚更是流個不停。強的傷口也流着熱血，血沿着手臂，手掌，指尖滴在地上。

康也流下淚來，但他搖搖頭，淚花四濺去了，狠狠地說：「不要以爲可以感動我，沒有用的，既然你們肯就範就最好，我也無須開槍殺人。」

明搖頭道：「我沒有期望感動任何人。八八事件中的大學生就是期望感動一些頑固的老人家，結果是有目共睹的。我只希望那些人知道，有很多人因爲他們的頑固和自私自利而流血，他們應感到內疚、慚愧，感到提心吊膽，寢食難安，就算活着也沒有意思。」

「雲，要再哭了，哭得多就不美。」明仍說笑着，使氣氛輕鬆些。「強仍流着血，雲，快替他止血吧，否則他會休克的。」

這時，雲才發現啓國房的設備簡陋得連紗布也沒有，她只好把自己的一邊衣袖撕下來，替強包紮好傷口了。

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軍隊步伐亦逐漸迫近。在康的監視下，大家仍燒着啓國，但雲的眼淚幾乎澆熄了火堆，大家勸她也沒有作用，啓國房內仍瀰漫着一片沉痛哀傷。

良久，收音機又傳來一段報導：「三九軍成功清理郊外大學，他們的

發言人木聲稱，軍人遇到學生的頑強抵抗，被迫自衛還擊，誤傷學生五人，軍人死傷五百……」

忽然，明說：「大家，現在國家多難，我的頭可斷，但你們可以繼續努力的。所以，康，我請求你只把我交給三九軍，放過他們吧！」

康還未答覆，其他人已喊着要共同進退，絕不貪生怕死。明便勸道：「只有我才是他們真正的目標，亦只有我才能替康贖罪，你們白白犧牲是沒有意思的，明白嗎？」

他們沒有再反對，只是流淚，似乎已經默默認同了明的說話。雲更解下她的頸鍊，衝前把它握在明的手掌上，哭着說：「這玉墜是婆婆給我的，她說這可護身的，你帶着吧！」

「這玉墜太貴重了，而且我是死定的，這個只會給貪心的士兵拿去，不要益他們呢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不如把它轉給我父母吧，我死了，他們兩老很需要照顧和保護的。」

「好吧！就照你的意思。」雲取回了那條頸鍊

這時，兆昌靈機一觸，說：「以前有廣場結婚，不如我們又來一次啓國房——」

「不要誤會，我和明沒有什麼的……」雲立即打斷昌的話。

「你就想了，你都配不上明啦！」昌笑說。

這一陣子，大家輕鬆了不少，只有康仍然鬱鬱不歡，昌繼續說：「我是指我們來一個啓國房結義，大家做了兄弟妹，我們好好孝順明的父母就是了！」

大家都十分同意，明亦很快構思了誓詞，大家便發誓：

「八八事件犧牲的民主英魂在上，我們明、強、昌、雲在此結為兄弟妹，雖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為爭取民主自由愛國而死，此

誓。」

一時間，大家以兄弟妹相稱，明哥、雲妹等叫過不停，氣氛很快樂，很安祥，他們似乎已超越了生死的苦惱，明的死不算是什麼。

突然間，有東西在露台閃過。康連忙開了一槍，砰！打中了一隻貓，康頓時鬆一口氣。然而，這槍聲亦給一個特地回來看看啓國人安危的人——森醫生聽到了。森醫生不曾是啓國人，但他和這間房淵源甚深。他知情勢不妙，便悄悄地走出花園，房內的情形都給他偷看得一清二楚。所謂情急智生，森醫生立時想了一個辦法。他找了一堆報紙雜物，在啓國房門外燒起來，濃煙湧進了啓國房。康大感困惑，開門查看，冷不防森來一個迎頭痛擊，一棍打暈了康——若這一擊不中，恐怕森已成爲槍下亡魂了。森抹一抹額上的汗，驚魂稍定道：「大家快逃吧，三九軍勢如破竹，就快來到這裏。」

「康怎樣呢？」雲問。

「無須擔心，他醒後自會逃走，大家還是快逃吧！」

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，他們冒着雨，全身濕透地向前衝，走到一條行人天橋上，雨忽然停了，他們亦停下來。

森問：「現在大家有何打算？」

明先說：「我要回『小自聯』繼續工作，努力到底！」

森說：「萬事小心，不要隨便犧牲，必要時逃入大使館，但不要隨便找一間，有些國家只會『彈性處理』的。」

昌和強商量過後說：「我們要去阻止軍隊，但你們放心，我倆要做屠城見證，一定回來的。」

雲曰：「我總算是醫學生，又學過點急救，我想去醫院照顧傷者。森醫生，醫院歡迎我嗎？」

「非常歡迎，醫院根本人手不足，我也是『蛇』出來，叫你們快

逃。」

這時，雲再次把頸鍊交給明，說：「明哥，現在可以收下這個吧！」

「好的，只碰一碰就已逃過剛才的危困，我更要啦，雲妹，我會好好保存它。」

接着，大家便從行人天橋兩邊離開，就此一別了。

無情的雨又再落下，但他們倒喜歡這場雨，因為雨水能掩飾他們別離的眼淚。日後可否再相見？他們只好答：「不知道。」

後記：筆者並非對前景感到如此悲觀，更不是在寓言些甚麼，只想寫一些在動蕩時代中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。這些感情在太平日子裏是看不見的，這是不是患難見真情呢？